

經部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黄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盖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

盖孔門自顔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

下篤實無如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顔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顔曾顔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顔之頴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頴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顔子之明睿則頴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黄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梢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狥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

能死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

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寛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寛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强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的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説子路若只執不恥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説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盖義理無窮

心體無限○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

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

別○雲峯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禀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黄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

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此章與温故知新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

是因知新而滞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黄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得知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

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

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

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以

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此○雲峯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睟而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

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〇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〇或問此章以

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葢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濫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在居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

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

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盖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温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温焉即之也温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强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黄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嚴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温剛中有柔也温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為三變

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己諫君而君以為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己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己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為信而後諫之

矣○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

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德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黄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葢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畧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饒氏曰此

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何聽他出入得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朱子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與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卯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言君子之道非以

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下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别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音御）之（此三句又補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

可柰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静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

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覲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峯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上聲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乎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甚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

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如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黄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

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様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洒掃應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叚事洒掃應對是其然

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

又曰自洒

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黄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峯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朱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

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

○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得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

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峯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洒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滚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寖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

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峯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正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寖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悞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

己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别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

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然仕而學則所以資
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
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
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
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
不仕如荷蓧文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
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
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
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
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
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
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
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

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狥已蠹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筲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

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葢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哀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黄氏曰覲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畧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

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

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内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察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己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敬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語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

音烏○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强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

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雙峯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峯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内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踈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黄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

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入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

在於致其忠愛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厚

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勉齋黄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蔕綈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

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

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

大成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强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

朱子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

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説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顔子何異顔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畧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邱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反量

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譬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黄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烏變時雍書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和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蕢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捷音浮本作桴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桴桴抵也人雖見其變化

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是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黄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

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峯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

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

固有目者所共覩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反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絶矣戒之也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歴之歳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説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〇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〇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歴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峯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甸反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

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

○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歷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

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

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朱子曰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

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雙峯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予通作與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形甸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

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註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

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子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盖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

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峯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

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修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峯

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雜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寛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寛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楊氏曰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朱子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黄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雙峯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

源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峯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説此則從行道上説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

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

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與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

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音啞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差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訛缺也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卻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

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揚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黄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殺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

○雙峯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慾緩之惡○雲峯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盖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註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趙氏曰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盖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峯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盖惠未有

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縁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雲峯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雲峯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撿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

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内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内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説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聲而

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二十